

昭

代

州

所



昭

氏

端

氏



昭代典則卷之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書昇編輯

吳郡陸澄之參訂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戊戌誅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

寧中丞徐節

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懋為巡檢管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

昭代典則

卷之九

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闕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已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為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為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任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承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

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買

馬走遞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常命往

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

降達達無功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

之二人素慙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

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

為多不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適

告以已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

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

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替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

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

昭代典則

卷之九

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為者

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知善長素貪可

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

淮西地封公為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史計深巧雖

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

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為子孫後計迺嘆息起曰吾老

矣由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

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去左右歎語良久人不得

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

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

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馬奔入

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卽發是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李善長及徐節、陳寧等謀起事。便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上一日朝。覺惟庸等舉措有異。恠之。徐節恐事覺。迺上變告。時商畧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徐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知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迺并誅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

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亾。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庚子以山西布政司左叅政俛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應天府尹徐鐸爲戶部尚書。○癸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胡惟庸等旣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佐。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

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茹言結於衆舌。朋比逞於羣邪。靈害政治。謀危社稷。警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頓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置六部。做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壘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况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旣出。聖裁實爲典要。但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四

劇之勞。上然之。至是罷中書。置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

二月壬戌。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辛未。諭皇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水。苟非有疾。不敢忽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

知持守之道

遺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廟

漢將子文晉十壹南唐刘仁瞻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  
湖四府重租額

上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  
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  
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為  
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  
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於是舊額田畝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五

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  
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自今年為始通  
行改科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上諭羣臣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皇憂稷契不復生  
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  
差等耳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  
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  
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  
以聞

復以湖廣漢陽州為漢陽府德安州為德安府隨縣

州長寧縣為歸州桂陽縣為桂陽州陸荆門縣為荆門州  
○兩制運使呂本奏均電口監額從之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乙未詔告天下曰朕以菲德托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  
于茲十有三年矣問者宰輔非才肆好亂政朕思創造  
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之恐陷於不義者於心  
未安昧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朕甚懼焉可大赦  
天下除十惡不宥外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三日以前已  
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軍民已有定籍敢有  
以民為軍亂藉以擾吾民者禁止之自洪武至十二年  
終軍民逋逃追捕未獲者勿復追太平鎮江宣城廣德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六

滁和今歲夏秋稅糧免其徵山西民為軍者二萬四千  
餘戶悉還為民嗚呼居高聽卑仰天心之可格省躬知  
過冀人事之克脩布告臣民想宜知悉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

勅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  
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構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  
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為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  
違約朕常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今當如約則事大  
之志其庶幾乎使既來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  
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

女子於其國諱有女人於元官庚申君出奔朕之內臣  
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  
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勅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  
遣使齋符召興化府學教授吳源湖州府學教授童堯赴  
京賜署吏部尚書劉崇禮部尚書傑斯致仕○遣使齋符  
召儒士王本杜佑龔敦趙民望杜敦李廷齡李幹楊良卿  
王成季吳慎明劉仲海鄒魯狂宋季子至京○遣使勅諭  
江陰侯吳良等停罷王府一切役作○六月以蘇恭讓為  
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九徑後科  
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七

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  
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  
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為民辯  
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  
稱趙廷蘭

是月受朝於正殿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制書答曰朕聞堯舜  
禹湯文武德作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  
非德不能任賢圖治是以上天垂戒災異荐興夙夜兢  
業不遑寧處特避正殿以省厥愆卿等上表固請勉徇  
羣情朝臣民於正殿期德政於日新冀天心之可格

賴臣察臣朕不逮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臣戒錄成頒布中外  
時胡惟庸謀叛事覺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  
則恃恩肆為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教戒乃命翰  
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  
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戒  
錄頒告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于京師遣其通事先還  
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敦為春官杜敦趙  
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冬官缺本等兼之  
先是徵儒士王本等至京 上以勅諭之既而 上坐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八

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為士者  
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  
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如此人者豈不悲哉  
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誤蒙  
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  
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  
故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  
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告之大廟

冬十月戊午朔勅諭四輔官王本等  
勅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  
泛舉尚書范敏獨能存卿等以輔朕朕視卿皆高年篤

厚故九月告于太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佑冀敷爲春官杜敷趙氏望吳源爲夏官惟秋久缺官以本等攝之是年自春至夏天殃叠見惟秋之暮天氣尚暄嘗論本等沐浴致戒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速立冬朔風嚴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如響斯答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其或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勤厥職庶幾感格天心苟在己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以動人况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瓜哇國王入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昭代典則 卷之九 九

餘遣還

十二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

宋濂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宋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宜若是忍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稍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

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勝越前古接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鳥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感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塵埃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合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

月而叱星辰遨遊于崑崙之野出入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繫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至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報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故蒙古平章乃木兒不花入寇命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諭吏部任守辨邪正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諭禮部賞罰未當明白執論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丁未斥近臣言理財者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况重爲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蓄而能爲國家者一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一

爲聚歛之臣剝民財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發然此可爲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以禮部侍郎李叔正爲禮部尚書○始編賦役黃冊每以每百一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後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二月甲子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左叅議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二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凡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請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人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即府之詔賜酒食擢爲叅議賜冠帶襲身

三月辛丑命宋國公馮勝佩節制河南○癸酉命刑部更定徒罪煎鹽鈔鐵之例

凡我非前隘者福建廣西之人發兩淮河南山東廣東  
之人發兩湖直隸江西浙江之人發山東直隸江北之  
人發河門湖廣之人發海北元徒罪鈔鐵者江西之人  
發大安萊蕪等處山西之人發華昌北平之人發單陽  
四川之人發黃梅海北海南之人發進賢興國

夏四月丙辰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上諭祭酒李敬曰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則言  
往行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卿其導諸  
生讀經史暇兼讀說苑律令必有所益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退友德選輕騎夜  
招代典則 卷之九 十三

襲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西平侯沐英等畧公  
主山長寨殲其戍卒獲全寧四部以歸

癸酉召前武昌知府傅藻為河南按察使○五月癸丑召  
山西右布政使趙新為翰林院脩撰○五溪蠻作亂命江  
夏侯周德興討平之

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  
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翼錄狀上壯而遣  
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盡智慮筋力之  
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高取西卷  
馬拔請討交趾朕嘗歎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迺  
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

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迺因請爰命為  
大將徑靖南服於誠忠勤不忘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  
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復置提刑按察司○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為河南布政使  
司左叅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為北平布政使司右叅議洪  
孝第力田聶士舉為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賢良方正蔣  
安素為右叅政○六月安南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

特思明府來言安南脫洞二縣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  
言思明府攻其脫洞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  
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構怨欺誑在中國之罪復勅  
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招代典則 卷之九 十四

秋七月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珪等貢方物及馬却  
之

仍命禮部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  
王居滄溟之中輔世長民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公  
但知環海為險依山為固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為  
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  
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為大母乃肆  
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細詳始號曰倭後惡其名  
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  
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  
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

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暉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慎之。

八月庚申。河決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九月壬午。命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雲南。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刺瓦爾密等。自恃險遠。鴛鴦梗化。遣使招諭。輒為所害。負罪隱匿。在所必討。羣臣合辭以贊。上於是御珠門。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

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即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昭代典則 卷之九

癸未定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官制

翰林院章承旨直學士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

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侍詔八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學士掌詞翰禮文章詔勅備顧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凡經筵日講修書之事皆承命而統領焉。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專經講義。以佐學士。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勅書檄批荅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錄。○欽天監定設監正一人。監副二人。五官正五人。

五官靈臺郎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二人。五官監候三人。五官司曆二人。五官司晨八人。刻漏博士六人。監正掌察天文。定曆數。監副為之貳。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于上。凡歲

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于上。凡歲

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于上。凡歲

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于上。凡歲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躔度曆。六壬遁甲曆。並先期奏行。下。凡營建司。旅冠昏。陵寢。選地擇日。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雜唱擊鼓。各供其事。凡日月交食。先期筭其分秒。時刻起復方位。上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之。○太醫院令一人。丞五人。吏目一人。屬官御醫四人。

定啟事東宮稱臣之例

給事中鄭相同言。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詔議之翰林編修吳沆奏曰。東宮繼聖體。承天位。臣子之禮。何得有異。請凡啟事。稱臣如故。從之。

四川十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江夏侯周德

興移兵討平之時德興帥師征五溪蠻蠻人散走及是復命討諸洞未幾皆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復置大理寺

寺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今設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左右二寺各寺正一人寺副一人評事四人

癸亥遣監察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

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治凡罪重者悉送京師大理寺詳議於是愿等往湖廣等處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七

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勅諭之曰王者順天時以修政令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修刑典御史職在司法伸理冤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無任情以屈法枉道以厲民期於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

已卯衢處溫三府山寇作亂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潮州府揭陽程鄉二縣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十一月庚戌福安縣民作亂延安侯唐勝宗分遣將士討平之

○十二月壬子以禮部郎中高信為本部試尚書○丁巳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考駁諸司奏啓以聞○辛酉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普安進兵曲靖

傳友德兵至湖廣即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

永寧趨烏撒友德遣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

進攻普定克羅吳苗蠻死燒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遣兵曲靖

丙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擣烏撒分遣將士趨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

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

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八

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

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求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犯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

銳扼水英於是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眾以禦眾亂英乃拔劍督

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臨敵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鉄騎揮其中

擊敵眾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眾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而軍聲益振

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率其眾數萬擣烏撒分遣

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癸酉藍玉沐英克雲南

壬申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駙  
兒自曲靖歸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刺瓦爾  
密挈妻奴與左丞達的駙兒俱入普寧州忽納若焚其  
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刺瓦爾密遂與達的駙兒  
夜入草舍中俱自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  
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帥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  
音保等出降明日驛師金馬山故梁王闡監也先帖木  
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迎拜王等整師入城戒賊  
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藍玉遣景川侯曹震定遠侯  
昭代典則 卷之九 十九

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二萬二千分道進取臨安諸  
路。

封皇子權為寧王在大寧喜峯間  
友德克烏撒遂下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傳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  
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承宣上聞都督胡海洋  
等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聞大軍繼至皆  
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鍾方具蠻寇復大集友德屯  
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  
奮勇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  
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之必矣若

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眾  
援之實上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  
多中梁墜馬死我軍勢益奮眾力不能支大潰斬首  
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餘眾遁遂城烏撒得七星  
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  
蕩皆望風降附

壬辰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始用重制九奏循食樂章

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三奏養皇明之曲  
四奏天道傳之曲五奏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  
奏長揚之曲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駕六龍之曲

白虹貫日○曹震王弼師至威楚路故蒙古平章閻乃馬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二十

及等降○壬午故蒙古曲靖宣慰司及中慶澗江武定三  
路高明普定昆陽安寧新興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  
邵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獻金  
銀銅印帑○始置諸司勘合

其制以空冊合空紙之半而編寫字號用內府關防印  
識之右之半在冊左之半在紙冊付天下布政司都指  
揮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隸府州衛所收之紙藏於內  
府凡府部等衙門有文移則於內府領紙填書所行之  
事以下所司以冊合其字號印文相同則行之謂之半  
印勘合以防欺弊

丙戌命翰林院編類華夷譯語

以前元素無文字委號施今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  
行天下乃會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  
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  
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  
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天下朝覲官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  
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倣古制舉用  
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  
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  
聞朕將隨其才擢用之毋有所隱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二十一

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  
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及承宣布政使司

諭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  
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  
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  
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於  
請翠葷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  
一疾病疲弱者毋衛每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詔諭烏  
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

提師旅與之並驅一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  
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  
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  
南梁王兀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  
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  
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  
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自今  
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  
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  
同仁豈有間乎

皇德侯金朝興兵駐臨安故蒙古右丞兀卜台等降○始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二十一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閏二月癸卯左副將軍藍玉右副  
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之

戊戌勅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  
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知摧堅撫順之方運籌  
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  
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  
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  
馳回諭諸將軍夷雖頑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  
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  
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  
所奏事宜悉從爾請癸卯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

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  
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土普段世間王師且至聚衆托下  
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爲險  
要玉等至品甸遣人遠候玉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  
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  
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  
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謹謀酋衆驚亂  
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  
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  
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  
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三

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戶萬人爲水軍○丙寅以工部侍郎趙俊爲工部尚書吏部試侍郎李信爲吏部尚書○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冶斥之

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竒之產中國豈無狀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鉄元

此書於此置鉄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鉄百餘萬斤請如舊置之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鉄數尚多軍需不之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鉄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于天地公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十四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外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于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質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該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壬辰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州縣稅糧○罷都尉府置錦衣衛指揮使司○丙申更定左右春坊官制

先是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祿正六品至是更定左春坊置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

右春坊官制與左春坊同。

馬撒諸蠻復叛

上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卽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癸卯以儒士吳願爲國子監祭酒

上諭願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五

何所取則卿宜崇重德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爲能則非所以爲教矣爾其慎之

詔旌表遼東節婦

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東風俗以獵爲業農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教往年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握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爲讐誣

陷死妻金氏與姑那氏縊死魚塢居室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裴鐵瘟死妻李氏晝夜哀臨塋之日陳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鄉人義之上爲勳容稱嘆卽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門

五月丁丑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十六

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願等以次講畢上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勅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

徑旬以論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若於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脩無間晝夜誨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毋忽

六月戊寅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會俾友德進擊烏撒克之

辛卯上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京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兀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開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若柵安陸總兵平京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二十七

分兵直搗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放其家不能糾合何以抗我師其傍土寨卽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於是征南右副將軍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征南將軍俾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之

以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三年一試著爲定例○命議屯田之法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

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

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不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廣東儒士上治平策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同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舉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六

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卽可知其人賢否矣○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親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王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海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

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議考試徵至秀才優劣

監察御史趙仁言臣聞治天下以得賢為本宣教化以治民為先欽惟聖心奉奉以天下之廣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一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至親且切蓋欲使斯民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則而已曩者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教化撫安生民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一考矣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為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事者為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為一等量才授職代彼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政使司按察司考覈孰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九

為稱職孰為不稱職孰為平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加考覈若有功勤廉幹者擢用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任之以職爾等定議以聞於是濟等議為七條其一宜選文武之臣有才識者於公事暇時以所取秀才一一延問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為中三科以下為下六科俱無為不堪其二觀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令京官於

秀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略如陞擢不當有罰及

其三往者犯罪官員皆以忌情無能遂致廢事今宜選可用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令布政使司按察司具其善惡實跡然其所言得失以為黜陟其四秀才多郡縣一時起送其堪錄用者猶慮未嘗練習政務况又用非其才則非但速於獲戾民亦被其害矣今堪用者上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其不堪任遣還鄉里者可令為社師明經老疾者授以教官其五見任官員其間豈無才學之士歷任老成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存用之或如陞擢與初任秀才參署政務所謂萃弟力田聰明正直者多非其人宜悉罷舉其六刑罰未省賦役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與學校

昭代典則

卷之九

三十

安民有力均平賦役使民無訟矣其七內六部察院外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達吏練事老成明於治體可以任重者使居之不可泛用非人議上從之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軫等二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各一錠